

三生三世 缘定太谷

安培君

许多年以后，我离开了那个名叫家的地方，总是在寂寥的夜晚，想起小城的大院，想起我的故乡。

向来缘浅，奈何情深。也许数尽三生三世，我仍然是地道的太谷人。

“——是在这个城里诞生的。
——从来没有离开过。”

再一次读起西西《我城》的时候，我脑海里却是太谷古城的模样。我是鼓楼下出生的孩子，在一个落雪的时节，伴随着一声啼哭，我来到小城里，而高高的鼓楼正在小城中央对我温柔端详……

长夜漫漫，薄薄的月光洒在鼓楼之上，静谧、温婉。想来北周时期的月亮还没有这样大，却也照见了这里筑土为城，一县兴起。到了明万历年间，古城改砌为砖城，拔地而起的一座古朴而繁华的小城。旧城内，多数街巷横平竖直，像一个偌大的棋盘，把全城划分为若干方块，使得整座古城建筑规范齐整，进退有节。这四街八井七十二巷的中心，是鼓楼，鼓楼之上，是亘古不变的月光。

很久以后，当长大的我走过很多古城，见过很多鼓楼，我发现，家乡这座鼓楼是最为独特的存在。在其他城市，鼓楼有一种神圣而不可亲近的威严，它坐镇大路中央，或伫立十字街口，让往来的车马，从脚下环行而过。而太谷鼓楼则少了几分高冷，多了几分可爱，四下辟门，以流畅圆润的拱形敞开，任尔东西南北，但行四通八达。人从鼓楼下走，风从鼓楼中过，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由自在。

自在，是古城里万物的性情，也是世代太谷人民的格调。

纵然今生颠沛，我想前世我是自由的，只要托生在太谷，无论在城里的孟家、孙家、武家，还是城郊的曹家、员家、康家，不拘哪一家，我都是衣食无忧、万千宠爱的大小姐。绫罗绸缎傍身，金银玉器穿戴，轿车马车出入，琴棋书画消闲，这是晋商家眷们最平常不过的生活，却是后世不可想象的奢华与富足。

许一世繁华，与你温柔以待。

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拍摄于一岁时，地点在孔祥熙宅院的西花园中。后来我总会在梦中回到那个花

园，那是我生命中遇见最初的、最美丽、最精巧、最别致的北方私家小园。随一帘幽梦款款而行，前世我应该有许多个到访这里的机会，在高号堂会时，去戏院听戏，去西花园游玩。

孔祥熙宅院原系太谷孟家老宅，正院为三进院落，建有富丽堂皇的木构门楼。我一手提起烫金累丝的裙摆，一手轻摆盘金绣样衣袖，着一袭牡丹刺绣红装缓缓跨入这座宅院，望二层小楼上外圆内方的铜钱样窗格，我想我是暗自欢喜的。木构上雕梁画栋，粉粉堆金，宛如七彩虹霓。我抬头，我回眸，一颦一笑间，将宅院的建筑之美尽收眼底。

“更待菊黄家酿熟，与君一醉一陶然”，我静坐在石桌旁的圆石凳上，看一侧书房院谈笑的公子们风度翩翩，想象其中一个会来与我举杯共饮。多么美好啊，池内莲叶田田，金鱼结伴而游，龙槐、桑杏树影婆娑，丁香、海棠簇簇盛开，这是我前世的豆蔻年华。

深情一眼挚爱万年，几度轮回念念不灭。

百年前的一眼万年，定格在被誉为“中国的华尔街”的西街。窄窄的方砖道两旁，一座又一座精美的二层小楼鳞次栉比，誉满天下的商号数不胜数，什么彩霞蔚绸缎庄、广升誉药材庄、蔚成德药庄、永通川杂货铺、祥记公司……我坐在自家精美的马拉轿车里，撩起绣帘——看过，目光定格在这座名为“志成信”的商号建筑。湛蓝的天空下，这座砖红色的二层建筑那样夺目而耀眼。楼高二层，面阔五间，屋顶俄式风情的山墙似乎在用建筑细节，于不经意间彰显本号汇通欧亚的商业版图。

追溯历史，早在清朝时期，太谷的商人就坐拥“金山银山”，以晋商独特的方式经营着庞大的产业，形成了一个金融中心，而票号无疑是小城得以成为当时金融中心的核心产业。上百年的票号史满是辉煌与骄傲，中国第一家票号在山西，而山西第一家票号在太谷。太谷票号在清代经济和商业史上，“曾执全国金融之牛耳”，一时间，这座小小的县城成为“汇通天下”的领头羊。“秉公而贸易货真价实，守义以经营玉积金堆”，我抬头看着砖雕的对联，心中一遍遍默念，想着晋商几十家商号，哪一家

不是一样的兢兢业业、礼义持家，有着同样的家国情怀呢？

梳洗罢，独倚望高楼。

我曾许多次登上曹家大院的绣楼，却未曾想象真正住在那里会是怎样的生活状态。曹家作为晋商魁首，其鼎盛时期修建的曹家大院又称三多堂，取多子、多福、多寿之意。思绪回到上一世，偌大的三多堂、277间院房、寿字型的院落里，独一座寂寞的二层绣楼是属于我的。主院高耸、厚重、古朴的五间三层堂楼里，我曾和父母度过欢乐的童年时代，随后我将住进绣楼。“十三上楼、十四嫁、十五生个胖娃娃。”曹家男人们四处经商，足迹远涉国外，但家族中的女子，却只能深锁闺中。沿着甬道，经过厅进入后院的主楼，旁边的偏院明显低矮了许多，这便是曹家小姐的绣楼，一张精雕架子床、一扇侍女八扇屏、一张梨花木桌，一个只能望到四周高墙的楼台，将会是我全部的生活空间。

静女其姝，俟我于城隅。

晋商世家女子，多与财力相当的商号少东家联姻。她们凭借自己的精明能干、独立自信，为偌大的白银帝国打稳了后方根基。前世身在如此人家，我也必是精干、勤俭、持家有方。她们是时代的新月，是岁月的霓裳，远赴人间惊鸿宴，一脉盛世家国情。祁县乔家、渠家，抑或是榆次常家，无论嫁人哪里，我将携丰厚的妆奁入主新的晋商大院，开启新的风云人生。

日暮乡关何处，我城别来无恙。

这些年在外漂泊，我早已习惯了跌跌撞撞。总在相似的夜晚思念家乡的一切，那长长的古街，那鼓楼下的清风，那白塔的风铃声，那晋商大院厚重的高墙，最能抚慰游子的心。忘不了西街上的“志成信”，那雪色下的一抹红，牢牢地砌在记忆中，似涌动的情，糅杂进我的血液里，它鼓舞着我，要像当年先人们走西口那样，一直勇敢无畏地走下去。

一寸离肠千万结，前世仍是城中人。生于小城，缘定太谷。太谷是什么？她是将晚的微风，是温柔的怀抱，是大千世界里矢志不移的信仰，是世俗人生中浪漫而可靠的偎依。

南宋吴自牧的《梦梁录》承此而记临安清明景象。“清明交三月，节前两日谓之寒食……人家上塚者，多用枣饅餠。南北两山之间，车马纷然，而野祭者尤多。”书中还记“此日又有龙舟可观”。不曾想南宋临安清明，竟有竞渡之戏。读着读着，千年前临安清明的热闹与鲜活，尽数落在纸间。西湖之上，画舫点点，龙舟竞发，满城士女“罗绮如云，终日游乐”。

合上书，清明的气息透过窗棂扑面而来。古人清明踏青，原是对生命的礼赞，是对春光的不忍辜负。我们今日，不也正延续着同样的步履吗？

清明最动人处，不在其肃穆，亦不在其热闹，而在它将生者与逝者、悲伤与欢欣、追忆与希望，都融进了同一个日子。我们眷恋的，从来都是同一片春色；仰望的，也始终是同一片清明。

而是分别倾听。3天后，我提出折中方案，两人竟都点头应允。退休后的“火气”不再是职场锋芒，而是化为理解他人困境的灼热目光。

咸：茶叙里的“人生回甘”。每年立春，我们几个老友必聚城郊茶馆。去年，老周因癌症走了。今年茶席上，他的空位格外刺眼。茶凉了又续，不知谁说起老周当年追老婆的糗事，大家破涕为笑，咸涩的泪水却悄悄滑落。老吴抹把脸，举起茶杯：“敬老周，下辈子还做兄弟。”退休后，送别渐成常态，每一次告别都像在心上撒盐，让记忆愈发清晰，让情谊愈发醇厚。

退休的几年，五味交织。酸让我卸下虚妄，甜予我耕耘之乐，苦教我担当之重，辣炼我处世之智，咸则沉淀情谊之深。退休之味，不在逃避尘世，而在更深入地扎进生活的土壤里，以松弛的姿态，品味每一刻的鲜活。

祁县东南，峪口乡东端，矗立着海拔1988米的高峰。山之东半山腰间，静卧着一个海拔1600米的自然村——下凹村，再往上百米，便是海拔1710米的上凹村，曾经是下凹的自然村。

高峰壑是下凹的脊梁。康熙版《祁县志》载其“峻削孤寒，冬夏有雪”，为古祁县八景之一的“高峰积雪”。山顶三季覆雪，盛夏登临，仍可见冰崖映竹、霜障衬花的奇景。下凹安卧于龙脉延伸的山凹之中，东有马家岭、通天沟山，南有神崖头、石庙梁，北接马鞍山、欢喜山，群山如天然屏障，将村落轻轻环抱。

山有多高，水便有多高。下凹的灵秀，全系于一脉清泉，而牵动祁县人心的乌马河，正发源于这片群山之间。西沟、南沟、上凹沟三道清流，在此汇流成乌马河初源，奔涌出生不息的岁月生机。

西沟之水，最为灵动。自下凹北端沟谷深入两公里，林木幽深，巨石嶙峋，溪水潺潺而行。时而跌落成尺许小瀑，碎玉飞溅；时而隐入石缝，又于前方豁然涌出。沿途泉眼不断，水量丰沛，清冽甘甜，携山林清气蜿蜒而下，成为乌马河最鲜活的水源之一。

南沟之溪，盛满人间烟火。下凹村西500米处，一口石砌古井静立千年，井口覆以圆石，细流汨汨不绝，是村民世代相依的生命之泉。昔日扁担挑水，担起的是大山的馈赠；古井上方30米处，自流畅顺势而下，如今以管道引泉入户，化作高山之上的自来水。井水满溢，便沿南沟缓缓流淌，成为乌马河温润的源泉。抗战时期，八路军第129师千余将士在此备战，饮的正是这口古井之水，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。

入凹沟的泉水，则带着传奇色彩。穿下凹南沟，徒步五里，便是空寂60余载的上凹村。昔日30余户郑姓人家早已迁离，只剩石基在风中低语，唯村西清泉奔涌不息，水量三倍于下凹，一部分饲养肉牛，余下尽数成为乌马河最高最远的源头，并以山巅清寒，滋养沿途草木。村落兴衰间，还流传着金鳞引雨、山体塌落的古老传说，更有下凹村北魏石窟、嘉庆神崖庙残碑、晋商何家避暑山庄遗迹，为这片山水添上厚重文脉。



高峰壑如天然分水岭，东西两脉清泉，各自奔流，终又相逢。东麓数股清流聚为乌马河，自下凹发源，流经榆社、太谷、清徐，最终环回至祁县苗堡；西麓诸泉汇为伏溪河（伏羲河），经上庄沟奔入鲁村水库，汇入昌源河。

两河同源而出，分道而行，却在祁县苗堡相拥，携手注入汾河。上世纪70年代，上游水库修建，致使伏溪河下游断流，东观名迹六眼桥也随之湮没；2021年秋的一场大雨，鲁村水库溢流冲开208国道，修复后依河道走势增设涵洞，终还河水注入昌源河。

而乌马河的旅程，更像一场注定回归的远行。它自高峰壑启程，全长93公里，如恋家的赤子，一路迂回，终要回望故土。出祁县入太谷，它绕出70余公里的蜿蜒，庞庄水库、阳邑古村、北六门老槐，曾见证过它的流连；转清徐，杜村芦苇、东罗石桥、回家营田垄，都留下它的温柔足迹。原本，在清徐的这段河距汾河仅2公里，完全有理由直通汾河，但它却不曾趋步捷径，毅然掉头，自贾令左墩村重返祁县。

重回故土的乌马河，多了几分从容。南左、西高堡、北马堡、苗堡村的炊烟皆是归途风景。它明明距汾河仅一里之遥，却宁愿再绕一弯，执着奔赴昌源河。世人或觉遗憾，唯有乌马河自知，它与昌源河支流伏溪河同根同源，这份血脉印记，远胜他乡大河的喧嚣。

最终，在苗堡的田畴间，乌马河与带着伏溪河温度的昌源河紧紧相拥。同源两水合为一脉，携祁县山风、村语、田香，并肩奔入汾河。乌马河的九曲回肠，是一场漫长的寻根归心。它绕过山川，穿越四县村落，抵住了几条捷径诱惑，坚守同源深情，用流转的轨迹，诠释着归心似箭与情根深种。它滋养的土地上，长出香甜的祁县小花生与祁县红薯，将山水灵气，化作人间滋味。

以高峰壑为脊，两河为脉，乌马河与伏溪河在祁县、太谷之间，天然勾勒出一颗温润的爱心。这颗爱心，是地理的纽带，是情感的联结，让两县自古血脉相依，亲如一家。

河水汤汤，岁月未央。乌马河以爱心为引，以归心为途，表达出对故土的眷恋，对同源的坚守。它告诉世人：有些归途，曲折却最深情；有些选择，无功利却最心安。这便是乌马河的归心之旅，亦是祁县大地最动人的情怀与初心。

古籍里的清明节

尹小英

一千五百年前荆楚之地寒食禁火的古俗。那三日不见炊烟的光景，家家户户只食预先做好的汤粥，想来别有一种清寂的意味。

轻轻阖上《荆楚岁时记》，顺手抽出唐人徐坚的《初学记》。翻至“寒食”门，引《荆楚岁时记》而详之，又录周举、魏武的寒食禁火旧事。最打动我的是其中引用的两首诗，一为沈佺期《岭表逢寒食》“岭外无寒食，春来不见肠”，一为杜甫《小寒食舟中作》“佳辰强饮食寒寒，隐几萧条戴鹖冠”。一在岭表，一在长安，却都道出寒食节清冷中藏着春意的

独特况味。唐人笔下的寒食清明，滋味便是这般既清且寒，却又带着春日的温煦。

这清明的风俗从六朝走到唐宋，渐渐丰富起来。宋人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清明：“寒食第三日，即清明日矣。凡新坟皆用此日拜谒。都城人出郊……四野如市，往往就芳树之下……罗列杯盘，互相劝酬……”读到这里，千年前汴京清明的热闹景象，仿佛就在眼前。宋人过清明，扫墓之后，接着踏青青春，携酒食饮宴郊野，直至日暮。

苦：医院里的“角色反转”。父亲突发中风住院那夜，我守在病床前，心头泛起难以言说的苦涩。曾经扛起全家重担的父亲，此刻虚弱得连水杯都握不稳。白天奔波于各种事务，夜里蜷在窄小的陪护椅上打盹。某个凌晨，他清醒片刻，望着我微弱地说：“拖累你了。”那一刻，所有疲惫委屈化作酸楚涌上鼻尖。苦味最浓时，却品出了责任的深意。年轻时总以为孝顺是物质供养，如今才懂，真正的孝是俯身承接父母的脆弱与不堪。

辣：社区调解中的“火气”。退休后我被推选为社区调解员，本以为凭多年管理经验能游刃有余，谁知首战就碰了钉子。楼上楼下因漏水问题吵得不可开交。初次调解，两人各执一词，差点掀翻桌子。我急得脱口而出：“都别吵了！”话一出口，自己先愣住——这语气，多像当年在办公室训斥下属。冷静下来，我改变策略，不再急于评判对错，

我的退休“五味”

魏益君

回望退休的这几年，我发觉退休并非终点，而是一场慢火细炖的人生新汤，每一味都值得细细品味。

酸：广场舞里的“社死”。刚退休那会儿，我自诩“文化人”，对小区广场上震耳欲聋的《最炫民族风》嗤之以鼻。可架不住老伴日日撺掇，终于硬着头皮踱到广场边缘。未及反应，已被热情的大姐推至C位。音乐骤起，我手足无措，一个转身竟与昔日下属的父亲撞了个满怀。他一句“大文人，您也来跳这个？”让我脸上火烧火燎。酸楚之后，却是豁然开朗。原来退休不是退场，而是换

一种姿态融入烟火人间。

甜：阳台上的“丰收”。退休后，我迷上了阳台种菜，购入设备誓要打造“空中田园”。然而番茄苗蔫头耷脑，辣椒只开花不结果。正当沮丧时，邻居家孩子乐乐跑来，指着蔫苗问：“爷爷，这草能吃吗？”我哭笑不得：“这是番茄！”他纯真的眼睛一亮：“那它什么时候结果呀？我最爱吃番茄了！”孩子的话成了我坚持的动力。我开始潜心钻研，3个月后，第一颗红彤彤的小番茄终于挂果，轻咬一口，竟比山珍海味更令人心醉。

时光长河中，太行山如沉默坚毅的巨人卧于华夏大地。其褶皱里，是被风雕刻的土地，纹理藏着岁月故事，沟壑镌刻历史沧桑，似无声史书。

南沟村的五指山，如父亲布满沟壑的手掌，起伏线条是岁月印记。每道纹路捧着红砂土的秘密，这红砂土是大地馈赠，孕育生命，滋养乡民。

五指山傲立于此，是山与岁月的默契。它无华丽外表，瘦骨嶙峋却魅力独特，令路人驻足惊叹。它像饱经风霜的父亲，以厚重坚实手掌守护这片土地与人们，手掌布满故事与力量，令人敬畏。

榆社，藏着半部乡村奋斗史。它

见过冬日盛景，听过抗战枪声，陪过老农汗水，等过游子信件。有一种守望，如父亲般厚重，穿越时光，历经风雨，默默注视土地变迁。

五指山不是诗意图行，而是大地用两亿年时光，以风为刀、水为笔、红砂岩为信笺，写给岁月的灼热情书。每寸岩石凝聚岁月精华，每道痕迹承载历史记忆。

嶙峋峰柱似向天摊开的巨掌，掌心纹路藏着太行山的过往与未来。红砂土是它流淌的血脉，滋养万物；风蚀痕迹是它镌刻的年轮，记录风雨。它沉默矗立，以直白粗犷筋骨袒露心事，如父亲的手，令人震撼感动。

在这“手掌”俯瞰下，是南沟村世代耕耘的田垄。丘陵起伏如手掌关节与老茧，是生活写照、岁月痕迹。红砂土带来丰收希望，也让人历经艰辛。山与人共享坚韧，达成亘古默契，相互依存，书写传奇。

驻足五指山，我们收到穿越岁月的“情书”。它告诉我们，地老天荒的守望是默默坚守、无私奉献；不动声色的情感是深沉的爱，无需言语表达。家的方向，山的形状，皆为五指情深。打卡五指山，晒出“峰”采。这里，是岁月形状，是太行山留给时光与你的深情笔迹，静待有缘人解读，感受岁月深处的温暖与力量。



地老天荒的守望
王利民

文学副刊
第 1055 期
刊头题字
冯骥才